民國文獻類編續編

民國文獻類編續編

歷史地理卷

915

民國時期文獻保護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民國文獻類編續編

歷史地理 卷915

民國時期文獻保護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九一五册目録

譚故院長國葬典禮紀念册　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宣傳部編　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宣傳部，一九三一年出版 …… 一

蔡黄追悼録　雲南國是報社輯　雲南國是報社，民國間出版 …… 七一

追悼林公直勉專刊　林公直勉追悼籌備處編　林公直勉追悼籌備處，一九三四年出版 …… 一九七

邵委員元冲死國始末　南京中文仿宋印書館編　南京中文仿宋印書館，一九三六年出版 …… 三六三

譚故院長
國葬典禮
紀念丹

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宣傳部
民國二十年九月四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譚院長遺像

譚先生遺墨（一）

民國十二年一月 總理建大元帥府於廣州於時軍事旁午庶政革新外推逆敵內戡叛亂神謀至計皆出手草當參謀部未設凡水令宣旨皆屬於祕書處故一時筆札皆在積牘中遞嬗為今國民政府祕書處事本前規人多故吏起兵主簿於述遺聞守藏舊人猶司陳籍相与裒篋數帙搜輯手書永懷宵旰之勤不忘艱難之迹編為遺墨以詔後人續有搜獲仍當廣續故題為第一輯云十七年五月五日校印特成謹為題記譚延闓跋

譚先生遺墨（二）

此書係廿一日上午復旦君叔乾者距逝世僅一日耳）

譚故院長國葬典禮紀念册

目　次

譚院長遺像

譚先生遺墨(一)

譚先生遺墨(二)

譚院長史畧

悼譚組庵先生……劉漢民

譚先生之遺風可範

譚院長國葬典禮中我的一點追慕與警惕……處　子

一個小朋友的哀詞

附錄一

譚院長大殮儀式
附錄二
國府爲譚故院長治喪之經過
附錄三
福建省會各界追悼譚院長大會籌備經過
附錄四
福建省會各界追悼譚院長大會經過
附錄五
福建省會各界追悼譚先生之輓聯
附錄六
海內外同聲哀悼譚院長電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譚院長史畧

譚延闓字組庵，湖南茶陵人，前清兩廣總督譚文勤公鍾麟之第三子，光緒甲辰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民元前三年，被舉爲湖南諮議局議長。民元前一年，長湖南優級師範，時滿清收回粵漢鐵路之議興，湘鄂川粵人民，誓死反對，先生在湖南，倡導民權，竭力贊助，實開辛亥革命之先河。武昌起義，湖南響應，首義之焦陳兩都督，先後遇難，清兵逼武勝關，各界力請先生出任艱鉅，先後任長沙軍政部長，湖南都督兼省長，舉措翕服，大局立定，嗣因袁氏背叛其和，先生率　總理命；率湘軍討袁，失敗去職。袁氏稱帝，先生復奉　總理命組護國軍，民國五年，復任湘督，卒以踣袁。六年張勳擁溥儀復辟，先生出師討之，師次鄂邊，而難已靖。段祺瑞反國，解散國會，派傅良佐，張敬堯，先後禍湘，先生撥款六十萬，令劉建藩，林修梅等，在零陵獨立，擁護　總理護法主張，屏障革命根據之廣東，其時數萬大軍，屯駐彬南一隅，餉械全缺，困頓萬狀，艱苦奮鬥，歷時數年，九年逐走張敬堯，始再柄湘政，旋以政變去位。十一年陳　總理赴粵，在大本營秘書長，

陳炯明叛變，總理蒙難，先生變押房產，迎接總理同居滬上，昕夕復共。十二年至粵，受命爲討伐建國軍，湘軍總司令，親率宋鶴庚，魯滌平，謝國光，吳劍學，諸將領，爲總理北伐之助，是年九月一日入長沙，維時粵中告急，陳逆炯明叛軍進犯廣州，奉總理密令，率師回粵，而廣東之圍以解。十三年本黨改組，被選爲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任政治委員會委員，十四年國民政府成立，任國府委員，十五年第二次全國代表代會，又被選爲中央執行委員，七月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先生從事革命，十餘年來追隨總理，矢志靡它，革命軍中尤多先生之部屬。十六年底東南，建都南京，任國民政府主席，十七年五中全會後任中央常務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兼行政院院長，十八年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復選爲中央執行委員，兼任常務委員。討逆軍興，蔣主席北上督師，先生任後方維持責任，宿夜從公，辛勞備至，卒以積勞致疾，於九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與黨國家人永訣而長逝，嗚呼痛矣！

悼譚組菴先生

——在立法院講——

胡漢民

各位同志：上星期一譚組菴先生不幸急病逝世，這是黨國極大的損失。固然，我們追悼譚先生，不像若干歷史的批評家，發些「德邁唐虞」「學逾荀孟」的溢調，任情阿諛。可是無論如何，譚先生的人格和事業，在我們革命過程中，總是不可多得的一人。兄弟今天，在十三分痛悼之餘，想提出尤其值得我們則效的幾點，與各位共勉——

譚先生「休休有容」，具有古人所謂宰輔的氣度，他的性格，祇有「和平中正」四個字，可以得其大略。兄弟與譚先生相處十餘年，從未見其疾言厲色，有時有人爲什麼問題互相爭持，譚先生一來，往往令人意消；遇到難以解決的事，一經譚先生區處，也就十分妥貼了。所以有人視譚先生爲藥中甘草，幾於攸往咸宜。但是譚先生在我們工作中，不僅如隨便配合的甘草，而是在配合之後，能使我們的工作，發生偉大的效能，顯出異常適當的工作的，這一點，凡屬於中央政情的同志，一定已有深切的認識！

譚先生天資明敏，自小便以能文章爲士林所稱賞，而其精到練達，更非普通人所能企

及；少時，在兩廣督撫幕中遇到疑難的公事爲他人所不解的，祇有譚先生瞭如指掌。而且區處條理，都能恰合分際。但譚先生生平，絕不願以此見長，他的一切，都蘊着而不外露，所以外間人往往以他爲無一所長。這眞是譚先生「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的地方。其次，譚先生雖然和年，但在緊要關頭，却又大節凜然，從沒有絲毫苟且，兄弟以爲古人「通而有節」之說，也正是譚先生絕好的評語。

譚先生對於　總理，當自恨其直接承教之晚，但他之於　總理，眞可說是心悅誠服的一人，他自民國八九年，開始追隨　總理，其後到廣東經過十一十二十三數年，個人人都感覺他是將來本黨的棟樑，有時他參與機密，決定大計，有時以一身負天下之重，在譚先生從不以此自炫，外間人也就少有知其底細的了。這種惟務實際，不尙虛名的精神，正可矯正一切躁進者，「盜名欺世」的惡習！兄弟與譚先生共事頗久，在大本營時，記得有一天　總理命他做一篇文章，譚先生鄭重將事的做成後，把稿子放在身邊，不敢馬上給　總理看，　總理見譚先生做了幾天，還沒有交卷，便親手寫了一篇。譚先生看了，就悄悄的將自己的稿子收起，後來告訴兄弟說，「向來我祇以爲　總理的天分高，思想好，可是今

H看來，連他的文章也超人一等。」又曾說，「我往常最愛寫字。可是寫來寫去，總不敢和總理比擬，總理是天縱之才，雖不常寫字，而其字爲近世所莫及。我們寫帖臨碑，孳孳不已終于脫不了前人窠臼！可知作文寫字，也必要以高尙的人格，和偉大的抱負爲前提，否則，儘你用功也不能臻上乘的」。這些地方，固然是譚先生氣度之好，而其信仰總理之誠，也就隨處可見了。

民國十年，譚先生既到廣州，便要回湖南去驅逐趙恒惕，總理許之，他便間道入湘，依照當時的情形，本可規復長沙，可是陳炯明在東江突然作亂，我們在士敏土廠取望遠鏡一看，便可見到陳逆前鋒，當時省城兵力單薄，除竭力應付外，更想不出退敵的方法，不得已，便飛調譚先生回粵，譚先生奉召，盡棄了已經規復的各地，星夜來援，廣東大局，才賴以安定了。譚先生既回，當時廣州各軍的力量，便以譚先生統率爲最大，人數既衆，槍械又充實，於是滇桂黔各軍，以爲譚先生必將危及他們的施設，都人人自危，可是先生回粵以後，便再三聲稱「現在敵軍既已退回東江，我們也不應該逗留後方，自求暇逸，應該趕緊前進，將敵人消滅，掃除我們革命的障礙」。當時駐省各軍都不爲動，祇有譚先

生獨提湘軍，努力猛進，誰知給養既不足，水土又不服，所以沒有接戰，湘軍之以病傷亡者，已在半數不上。譚先生事後告人，這是他生平最傷心，最痛惜的一件事，但於此更可見譚先生服從　總理矢忠革命的一班！

東江未定，　總理又命湘軍北伐，不久又調湘軍回大本營，並命譚先生參贊戎機。當時在大本營的各軍，軍紀之好，以湘軍爲最。十二年　總理北上，臨行交下兩個命令，一，命譚先生完全代負北伐的軍事。二，命兄弟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並負責肅清東江。兄弟便到　總理跟前，商承一切。並對　總理說「先生此次北上，要我們負起北伐東征的責任，實在太難了不過我們無論如何，必須勉力做去，據我的推測肅清東江似可不成問題，因爲我們已經養成精銳的黨軍足可担任，至於北伐，便不能不替組安爲難。第一，組安統率的湘軍，祇是北伐軍隊中的一部，其他五六都，是否能受命組安，便是一個極大的疑問。第二，組安究竟不是軍人，即使其他部隊，能受組安指揮，但組安是否勝任，也不能不稍稍顧慮」。兄弟向來講話，是這樣率眞的。譚先生聽了，　也不以爲異，且說，展堂的話十分在理，而當時　總理說「一切的事，我都知道你們儘管去做吧。」「儘管去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